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二十一回 善言開導免驗屍骸 審口供升堂訊問

卻說狄公聽了高陳氏之言，更是委決不下，向華國祥說道：「據汝眾人之言，皆是獨挾己見。茶是飯後泡的，其時胡作賓又在書房飲酒；伴姑除了吃晚飯，又未出來，不能新人自下毒物，即可就伴姑身上追尋了。午後有無人進房，她又記憶不清，這案何能臆斷？且待本縣勘驗之後，再為審斷罷。」說著即起身到了裏面。此時李王氏以及華家大小眷口，無不哭聲振耳，說好個溫柔美貌的新娘，忽然遭此慘變。狄公來至上房院落，先命女眷暫避一避，在各處看視一遭，然後與華國祥走到房內，見箱籠物件，俱已搬去，惟有那把茶壺並一個紅漆筒子，放在一扇四仙桌子上，許多僕婦，在床前看守。狄公問道：「這茶壺可是本在這桌上的麼？你們取了碗來，待本縣試它一試。」說著當差的早已遞過一個茶杯，狄公親自取在手中，將壺內的茶倒了一杯，果見顏色與眾不同，紫黑色如同那糖水相似，一陣陣還聞得那派腥氣。狄公看了一回，命人喚了一隻狗來，復著人放了些食物在內，將它潑在地下，那狗也是送死：低頭哼了一兩聲，一氣吃下，霎時之間，亂咬亂叫，約有頓飯時節，那狗已一命嗚呼。狄公更是詫異，先命差役上了封標，以免閒人誤食，隨即走到床前，看視一遍。只見死者口內，漫漫的流血，渾身上下青腫非常，知是毒氣無疑。轉身到院落站下，命人將李王氏帶來，向著華國祥與她說道：「此人身死，是中毒無疑，但汝等男女兩家，皆是書香門第，今日遭了這事，已是不幸之至，既具控請本縣究辦，斷無不來相驗之理。但是死者因毒身亡。已非意料所及，若再翻屍相驗，就更苦不堪言了。此乃本縣憐惜之意，特地命汝兩造前來說明緣故，若不忍死者吃苦，便具免驗結來，以免日後反悔。」華國祥還未開言，李王氏向狄公哭道：「青天老爺，小婦人只此一女，因她身死不明，故而據情報控。既老爺如此定案，免得她死後受苦，小婦人情願免驗了。」華文俊見岳母如此，總因夫婦情深，不忍她遭眾人擺佈，也就向國祥說道：「父親且免了這事吧，孩兒媳婦死了太慘，難得老父臺成全其事，以中毒定案。此時且依他收殮，」華國祥見兒子與死屍的母親，皆如此說，也不過於苛求，只得退下，同李王氏具了免驗的甘結，然後與狄公說道：「父臺今舉人免驗，雖是顧體體面之意，但兒媳中毒身亡，此事皆眾目所見，惟求父臺總要拷問這胡作賓，照例懲辦。若以蓋棺之後，具有甘結，一味收殮，那時老父臺反為不美了。」狄公點點頭，將結取過，命刑役皂隸退出堂後，心下實是躊躇，一時不便回去，坐在上房，專看他們出去之時，有什麼動靜。

此時裏裏外外，自然鬧個不清，僕眾親朋俱在那裏辦事，所幸棺木一切，昨日俱已辦齊。李王氏與華文俊，自然痛入酸腸，淚流不止。狄公等外面棺木設好，欲代死者穿衣，他也隨著眾人來到房內，但聞床前一陣陣腥氣，吹入腦髓，心下直是悟不出個理來。暗道：「古來奇案甚多，即便中毒所致，這茶壺之內，無非被那砒霜信石服在腹中，縱然七孔流血，立時斃命，何以有這腥穢之氣？你看屍身雖然青腫，皮膚卻未破爛，而且胸前膨脹如瓜，顯見另有別故。真非床下有什麼毒物麼？」一人暗自揣度，忽有一人喊道：「不好了，怎麼死了兩日，腹中還是掀動？莫非作怪麼？」說著登時跑下床來，嚇得顏色都改變了。觀看那些人，見他如此說，有大著膽子，到他那地方觀看，復又沒有動靜，以致眾人俱說他疑心。當時七上八下，趕將衣服穿齊，只聽陰陽生招呼入殮，眾人一擁下床，將屍升起，拈出房間入殮。惟有狄公，等眾人出去之後，自己走到床前，細細觀看一回，復又在地下瞧了一瞧，見有許多血水點子，裏面帶著些黑絲，好像活動的樣子。狄公看在眼內，出了後堂，在廳前坐下，心下想：「此事定非胡作賓所為，內中必有奇怪的事件，華國祥雖一口咬定，不肯放鬆，若不如如此辦法，他必不能依斷。」主意想定，卻好收殮已畢。狄公命人將華國祥請出說道：「此事似有可疑，本縣斷無不辦之理。胡作賓雖是個被告，高陳氏乃是伴姑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請即交出，一齊歸案訊辦，以昭公允。若一味在胡作賓身上苛求，豈不致招物議？本縣決不刻待尊僕便了。」華國祥見他如此說法，總因他是地方上的父母官，案件要他判斷，只得命高陳氏出來，當堂申辯，狄公隨即起身乘轎回衙。此時惟胡作賓的母親，感激萬分，知道狄公另有一番美意，暗中買屬差役，傳信與他兒子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狄公回到署中，也不升堂理件，但轉命將高陳氏，交官媒看管，其餘案件，全行不問，一連數日，皆是如此。華國祥這日發急起來，向著兒子怨道：「此事皆汝畜生誤事，你岳母答應免驗，她乃是個女流，不知公事的利弊。從來作官的人，皆是省事為是，只求將他自己的腳步站穩，別人的冤抑，他便不問了。前日你定要請我免驗，你看這狗官，至今未曾發落。他所恃者，我們已具甘結，雖然中毒是真，那胡作賓毒害是無憑無據，他就借此遲延，意在袒護那狗頭，豈不是為你所誤！我今日倒要前去催審，看他如何對我，不然上控的狀況，是免不了的。」說著命人帶了冠帶，徑向昌平縣而來。

你道狄公為何不將這事審問，奈他是個好官，從不肯誣害平人。他看這案件，非胡作賓所為，也非高陳氏陷害，雖然知道這緣故，只是思不出個原由，毒物是何時下人，因此不便發落。這日午後正與馬榮將趙萬全送走，給了他一百兩路費，說他心地明直，於邵禮懷這案勇於為力，趙萬全稱謝一番，將銀兩壁還，分手而去。然後向馬榮說道：「六里墩那案，本縣起初就知易辦，但須將姓邵的緝獲就可斷結。惟是畢順驗不出傷痕，自己已經檢舉，哪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華國祥媳婦又出了這件疑案。若要注意在胡作賓身上，未免於心不忍，前日你在他家，也曾看見各樣案情，皆是不能擬定。雖將高陳氏帶來，也不過是阻飾華國祥催案的意思。你手下辦的案件，已是不少，可幫著本縣想想，再訪鄰封地方，有什麼好手件役，前去問他，或者得些眉目。」

兩人正在書房議論，執貼上進來回道：「華舉人現在堂上，要面見太爺，問太爺那案子是如何辦法。」狄公道：「本縣知他必來催案，汝且出去請會，一面招呼大堂伺候。」那人答應退去，頃刻之間，果見華國祥衣冠整齊，走了進來。狄公只得迎出書房，分賓主坐下。華國祥開言問道：「前日老父臺將女僕帶來，這數日之間，想必這案情判白了，究竟誰人下毒，請父臺示下，感激非淺。」狄公答道：「本縣於此事思之已久，乃一時未得其由，故未曾審問。今尊駕來得甚巧，且請稍坐，待本縣究問如何。」說著外堂已伺候齊備，狄公隨即更衣升堂問案。先命將胡作賓帶來，原差答應一聲，到了堂口，將他傳入。胡作賓在案前跪下。

狄公道：「華文俊之妻，本縣已登場驗畢，顯系中毒身亡。眾口一詞，皆謂汝一人毒害，你且從實招來，這毒物是何時下人？」胡作賓道：「生員前日已經申明，嬉戲則有之，毒害實是冤枉，使生員從何括起？」狄公道：「汝也不必抵賴，現有他家伴姑為證。當日請酒之時，華文俊出門謝客，你與眾人時常出入新房，乘隙將毒投下。汝還巧言辯賴麼？」胡作賓聽畢忙道：「父臺的明見。既她說與眾人時常出入，顯見非生員一人進房，既非一人進房，則眾目昭彰，又從何時乘隙？即使生員下人，則一日之中，為何甚久，豈無一人向茶壺倒茶？何以別人皆未身死，獨新人吃下，就有毒物？此茶是何人倒給，何時所泡，求父臺總要尋這根底。生員雖不明指其人，但伴姑實有攸歸，除親友進房外，家中婦女僕婦，並無一人進去，若父臺不在這上面追問，雖將生員詳革用刑拷死，也是無口供招認。叩求父臺明察！」未知狄公如何辦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